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09 中国年度 散文



范曾《神话的破灭》
李存葆《文成山水随想》
铁凝《教我学游泳的章仲锷》
余秋雨《门孔》
袁鹰《天安门见证》
朱增泉《两汉麒麟考略》
石英《国粹京剧》
乔忠延《记忆李自成》

王剑冰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 中国年度散文 / 王剑冰选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0.1

(2009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690-2

I.2... II.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881 号

2009 中国年度散文

选编者 王剑冰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秦 灵 徐 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 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市才智印刷厂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413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3 5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4690-2
定 价 3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散文诗话

王剑冰

把散文当作诗来对待

南帆曾写过与一棋友下棋的事。南帆询问棋友一招怪棋的意思。棋友傲然而答：我觉得下在那里富有诗意！

诗意是存在于世间任何事物中的。常有诗意在心，便会有一种愉悦，一种祥和，一种悸动，一种安逸。

我曾给了一位女子一句褒扬，我说你像一首诗。她有些不解或是故意，问是什么意思。这样我倒不好细说了。女子难道非要一些“美”、“漂亮”的称谓吗？

最早我们讲的诗，是狭义的诗，它起源于劳动与宗教，鲁迅曾经说过：“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和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人们对于自然与生活充满理想与期待，同样要发声诵唱。诗也即是精神家园，是灵魂的一种寄托和栖息方式。《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雪莱说：“诗是最快乐最良善的心灵中最快乐最良善的瞬时的记录。”华兹华斯说：“诗是一切知识的精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的强烈表情。”他们的说法本身就是诗。

我喜欢艾略特的话：“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诗是人类抵达生命和宇宙的终极真理的另一种取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亮从来就是属于诗的。真正的月球与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诗给我们构筑的不只是海上升明月、大漠孤烟直的诗的本身，也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诗的意境。这样，也就出现了广义的诗。

因而诗是艺术的全部。诗是美的最高形式。诗是文学中的文学。

我曾在教堂中听到过唱诗班的演唱，那种声音似乎来自天界，纯净而浑然，如醍醐灌顶，通体透彻。那个时刻，只能用诗来形容了。我到过云南边境的马洒，早晨的光线透视了错落的老屋、炊烟和哪个屋后跑出来的一条狗，还

有梯田间的水牛、水车及金黄的水稻。这是桃源般的田园诗。歌王帕瓦罗蒂那种穿越旷谷山林的声音，是诗在空气中的流动。而杨丽萍的雀之灵，可以说是形体语言的诗。

杨朔曾说是把散文当成诗来写，现在的散文当是排斥诗的写作，而我的理解是他把散文看得很神圣，并非要把散文写成诗。不少小说家、理论家说散文是最不好写的一种文体，一旦介入某篇散文，便如对待盛宴一般不知如何消受。

生活中心存诗的人，把散文当作诗来对待的人，是能够写好散文的。有时我们看到一篇好的散文，是那种心底感觉的好，想拍案一叫的好，那便是诗的好了。

散文是否可以虚构

散文创作是否可以虚构的问题，是近年来散文界不断讨论的话题，尽管这个话题不可能用可，或“否”直接了断，但确是有要弄个明白的趋势。

散文同小说不一样，小说不管有何种类型，不管以何样素材为依托，也当是“小说”，是编创的故事，原人物、原情节照搬就不叫小说了。散文不一样，散文的骨子里的要求就是一个“真”字，即所谓真人真事真感情。有人说，你想虚构，何不就写成小说算了。

我以为，散文的家族不像小说那么单一，它有诸如随笔、小品、游记、札记、序跋、日记、书信、特写，如算上杂文、散文诗、回忆录、报告文学就更多了，这么多的门类，应该说，随便拈出哪一样都不好说不可以“真”为要素。要写人物，这个人物必须以真事为基础，否则这个人就站不住脚；写事件，也要经受事实的检验；写历史，写某地，都不可造假虚设，而写书信、日记、札记、小品等等，不以真情注入只能是虚假的欺骗。这些无可否认地要求散文必须以真实为主。

散文既然是文学的一个种类，那么也就具有了“创作”的成分。就说“报告文学”，也是在“报告”的后边加上了“文学”两字。文学不仅是包括文字搭配的艺术性，也包括作家的“创作”。很显然，虚构与非虚构都可说是文学的创作的方式，虚构不等于胡编乱造，非虚构也不等于依样照搬、依葫芦画瓢。因而我赞同散文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虚构的意见。

也许我们的有些散文家已经有着这方面的经验了。比如你游览某个地方，为突出主题，可以加入一片雨或一阵风；你写某个人物的命运，可以将某个结果放入一片阳光或一场雪景；你没有到过某个地方，然你已将那个地方了解得十分透彻，你也可以写得似身临其境。而这些，都不会伤及散文“真实”的筋骨，且对于丰实这个筋骨还可起到某种作用。如你哪天遇到件伤心的事，你将阳光明媚的春天的背景改成了淅沥沥的阴雨，没人会责备你违背了散文的真实，它没有影响你伤心的事件，也没有影响真实的情感。话说回来，如果有人

主张人物、事件、情感都可以虚构，那可就伤了散文的筋骨。

我们不排除有些人将散文“虚构”得很好的，这些文章也会发表。然而这种“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就像有人写的虚情假意的情书一样，一时可能赢得什么，最终会“露出皮袍下的小来”。

一个老话题：谈谈杨朔散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云南民族学院首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杨朔是五六十年代出现在中国文坛的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以“诗体散文”风格独树一帜。他说过：“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这个诗不是单纯的诗性，而是诗一样的境界。因而杨朔总是怀着一腔热情关注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也同他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及他对生活的态度有关。《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泰山极顶观日出》等一系列散文，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这些作品多是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地展示出作者激昂向上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春光明媚的美好生活。综观杨朔散文，有三方面的美质：一是热情与爱恋；二是诗性的哲理；三是深沉的思考。基于这三点，杨朔往往在艺术构思中创造主体形象，并运用比兴手法进行深化，以达到较为完美的诗的意境。杨朔散文是对五四以来朱自清为代表的一派散文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人这样总结他的散文：结构严谨，首尾圆合，疏密相间，虚实相映，露小藏大，曲径通幽。他的散文语言凝练传神，句式长短错落有致，节奏活泼明快，语调清丽婉转。

杨朔散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度，在一定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而也就出现了研究热潮和仿效热潮，似乎散文不这样写就不成为好散文。在中学、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更是不厌其烦地向学生灌输，使得大量的学生作文也出现“杨朔风格”。这样就使散文创作形成了一种模式化倾向，严重束缚了散文的自由发展，歪曲了散文的本质特色。过后反思杨朔散文的不足：由于刻意追求“巧”、追寻“升华”，追求结尾“有一条光明的尾巴”，就不免形成一些作品构思的雷同化，构思的雷同势必导致结构雷同；构思与结构雷同，又必然导致散文风格趋向单色调，显出斧迹凿痕，使之一时成了生产线上批量生产的产品。

反思“杨朔散文模式”，是为了解放散文、更利于创作发展，却并非全盘否定杨朔散文，它毕竟在语言艺术方面，在选材炼意方面有些成功的探索，毕竟在一定时期掀起过中兴散文的高潮。杨朔散文是中国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铺垫，没有杨朔散文，不一定有新时期散文的觉醒与大发展。因此说，杨朔散文在中国散文发展历史中，是不能抹掉的一笔。

仍是一个老话题：关于“形散神不散”

谈散文还是要谈到“形散神不散”的话题，尽管作为散文理论的一种主张，这个话题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一次去某所大学讲课，学生递来的纸条上写道：我们老师说，散文的主旨就是“形散神不散”，但是老师未将这个问题讲透，现在有说这个提法过时了，可课堂上仍在这么讲着，请问提法还有过时之说吗？

我以为作为一种文学主张，只要情理上或说逻辑上正确，就不会有过时之说，它不是一种文学运动，热火一过就失去了效应。关键在于，这种提法一开始就有其不甚合理或不甚周延的地方。这个提法是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学子肖云儒在《形散神不散》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他说：“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

此说一出即产生了影响，认为它很简洁很明确地道出了散文文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一时成为文学界所认同的一种认识散文的群体思维模式。不少学校用于指导课堂教学，一些写作者也引以为妙诀。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散文创作的发展变化，人们愈来愈感到此说的障目，认为它囿于散文的发展，于是开始从本质上重新对“形散神不散”的提法进行审视。基本观点认为：“形散神不散”曲解了散文艺术形象“形”与“神”的本质。艺术形象本就是形与神的统一。这是其一。其二是“形散神不散”曲解了散文文体“自由”的本质特征。自由是一个深刻的美学范畴，是对散文文体的科学概括，而“散”与“不散”只是现象的描述，不足以概括散文文体的本质。从形式逻辑讲，“形散神不散”也反驳不了另外三个简单判断与其同时存在的必然性，即：形散神散，形不散神不散，形不散神散。因而此说便渐渐地退出了文学舞台，很少被人再提起用于指导散文创作。

现在肖云儒先生在西安，上次在黄河壶口论坛上，我们两个正好挨着。肖先生说看过我的不少散文理论，我说也谈到过他的形散神不散的话题，他就笑，说不可再提了。但我觉得，那确实是一个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话题，对散文的研究和发展很有好处。也说明肖先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因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家。肖云儒先生仍在进行着文艺理论研究，我很是敬佩他。再次在西安的一次会上见面时，还谈到了我的散文理论集《散文时代》。

2009年12月

目 录

散文诗话	王剑冰 (1)
------------	---------

神话的破灭

——金融风暴中的警世危言	范 曾 (1)
文成山水随想	李存葆 (6)
从棣花到西安	贾平凹 (11)
教我学游泳的章仲锷	铁 凝 (14)
门 孔	余秋雨 (17)
渡过长江去	林 非 (28)
天安门见证	袁 鹰 (32)
两汉鬻爵考略	朱增泉 (35)
澳门的心	韩小蕙 (41)
遗爱长存	王充闾 (48)
六十自述	蒋子龙 (51)

“我的心向着你们”

——茅盾先生二三事	周 明 (57)
国粹京剧	石 英 (62)
她夺回失去的美丽	阎 纲 (66)
长江印象	高洪波 (71)
南八仙	王宗仁 (74)
澳门，我并不了解你	张守仁 (78)
病后日记（节选）	王必胜 (83)
我在埃及拜谒法老	雷 达 (90)
吉安读水	王剑冰 (96)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迟子建 (99)
散文二题	艾克拜尔·米吉提 (101)
美目的天池	卞毓方 (106)
陕 西	彭学明 (112)
维也纳之夜	赵丽宏 (116)
陶	周同宾 (120)
行走在无常边缘	徐怀谦 (128)
母亲的遗物	王兆胜 (131)
阿连德铜像	刘上洋 (136)
追 忆	叶延滨 (139)
风中的芦苇	梅 洁 (141)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王开岭 (145)
冰庐释名	尚贵荣 (150)
萍水相逢之美	陈 霁 (156)
女人的荷	红 孩 (159)
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	郭文斌 (162)
清军的弓箭：成功沦为失败之母	顾伯冲 (167)
林斤澜先生大病之后	程绍国 (174)
最爱我的与我的最爱	唐继东 (180)
放风筝的女兵	李清明 (187)
一村一城一国家	袁学骏 (192)
好一朵玫瑰花	廖华歌 (196)
记忆李自成	乔忠延 (201)
妈妈睡了	臧小平 (207)
守望北沟	张舒娜 (210)
从地球心脏扩展开的芒果	张爱华 (215)
水之韵	李木生 (218)
青山绿水间	王散木 (221)
孤独的思考	韩春旭 (224)
看望母亲河	徐宜发 (227)
被虚拟的行程	熊育群 (231)
斜风细雨不须归	和 静 (236)
结 局	张大威 (239)

合租手记	塞 壬 (245)
铸剑者	江 子 (254)
寻亲记	王十月 (259)
遥想咸阳宫	庞联昌 (265)
阅读凡·高	王正儒 (267)
大学三十年记	唐 涓 (270)
文天祥墓前的沉思	胡刚毅 (275)
心事子	胡松涛 (278)
寻找貂蝉	张艳茜 (284)
走过雁鸣潭	李爱华 (290)
母亲的海	王 童 (295)
三亚别恋	孙牧青 (301)
纸坊沟	第广龙 (305)
今生似被前缘误	[美] 刘 墉 (310)
光阴分享	[美] 王鼎钧 (312)
爱情的火锅	雪小禅 (316)
秋以为期	夏 磊 (318)

神话的破灭

——金融风暴中的警世危言

范 曾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一百多年过去，当有人准备忘记这个幽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预言又似不老的常青之树，在貌似辉煌却已被蛀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抽丝吐绿。人们惊异地发现，马克思像魔术师一样，挥动起他的魔棒，挑开了一百多年来资产拥有者不尽的谎言。他们的辩护士们的巧言令色，曾欺骗过无以数计的群众、学者和高智商的天才们。《共产党宣言》言之凿凿的名言：资本主义将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而它的剥削则是“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共产党宣言》）。那些失去了白领、失去了工作的人们，他们微乎其微的储存着的金融债券在瞬间蒸发之后，剩下的是失望和彷徨。而学界却从尘积的旧书中看到了光明之所在。德国已拨出上亿的马克，重编马恩全集。钻石永远是钻石，不管它被沉埋多久。

当一个小孩吹肥皂泡吹到最大的时候，那五彩斑斓的颜色，真足以令人目迷而心醉。然而，只需要一点点风吹草动，那绚丽的泡沫霎时间破裂，飘零的是破碎的水珠。脆弱是它的特性，因为它的名字叫泡沫。多米诺骨牌的一路倒下，除去脆弱之外，还包含着整个的体制的危机。社会的风暴，有些像自然的风暴，往往起于微末而霍然做大。正如爱德华·劳伦斯说：“南美洲森林中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会引起北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巨大的飓风。”这风，来得这般急、这般迅猛、这般毁灭性。1929年的经济危机已不过成为记忆中的小小的一池涟漪。那时的资本主义像破落户般的景象，今天却增大了一万倍。整体性的坍塌已从那控制着全球的银行的倒闭，敲起一阵阵撕肝裂胆的哀钟。越是需要果断、需要决策的时候，议员们越是神气，议员们，你们争论吧，无论如何地救市，那都是杯水车薪。因为你们的五色泡沫太大、太大，不禁使人误以

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它的制度似乎是无可挑剔的神话。曾几何时，美国总统竞选者无一例外地用以鼓动人群的滔滔雄词“美国依然领导世界”言犹在耳，我们却听到悲凉的回音已弥漫了全球。“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这国际歌似乎没有过时。摆在全世界面前只有一条路：互利双赢，共拯全球，谁也不必吹牛。国际政客们的肉麻小动作，譬如捧出一个凶残农奴制的代表人物招摇，以要挟中国，伎俩之拙劣，手法之鄙陋，只成为媒介的笑料。人们想起民间的谚语：“武大郎卖豆腐，人矮货软。”以此来碰庞然大物，正如蚂蚁在山脊背上爬动，不大引人瞩目。

中国人从来不曾将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恐怕这只是某些西方政客和谋士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期盼或猜想。他们心向往之的恐怕正是中国的西方化。化者，入其彀中也，入其牢笼也，成其附庸也。自古有着民族尊严的中国人，从来有大国之雅量海涵，吸纳一切外国优秀文化的传统。然而，任何虚假的、伪善的心态和行止，都无法动摇中国人传统所信守的格言，譬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亦复如此。当下的世界可以用《荀子·解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来描述，当人类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成员，都以私欲行事时，那就必然违背了自然和谐和社会和谐的大法则；当“道心”——这不可违抗的自然之物暗淡无光、被人遗忘的时候，那么“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大危险便近在咫尺。难道世道人心不是经济、政治、法律、契约等背后最重要的、无形而潜在的目的和实际左右着行为的伟力吗？它可以使人类一荣俱荣、使人类一衰俱衰。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两个世纪，而当下可以分析的是触之可及的人性。经济危机表现出金融大国一贯逞强凶恶和伪善掠夺的本质，在它们那儿没有公正和仁义。当他们嘲笑中国的文化对人类没有贡献的时候，他们大概忘记了一百七十年来中国所受的一切凌辱和宰割。打开中国大门的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文化”。西方的评论家们害怕的正是“中国人仍将西方带来的屈辱历史铭记于心”。胆寒的正是“这个国家1980年以来的开放程度令人着迷”（新华社柏林11月4日德文电《商报》文摘）。殊不知，中华民族善良的遗传基因，它在人类历史上展现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篇》），而不是冤冤相报，了无尽日。“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然而“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界所罕见的”（胡锦涛《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在亚太

经济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知道,今天世界应是一个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大同篇》)的时代。中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中国是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中国人信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格言,当寡廉鲜耻的对中国掠夺欺凌的时代过去之后,我们所希望于世人的是,躬自反问,我们过去和今天对得起中国吗?仅此而已。中国人知道一个“恕”字,知道“相逢一笑泯恩仇”。然而我们所得到的回报,则往往令人发指。中国倾全国之力所主办的奥运会,目的只有一个:和平、团结,而德国竟有无耻的“黑色奥运”展览,对此全世界人民拊掌、罗格先生赞为“无与伦比”的盛会,进行肆无忌惮的诽谤与中伤,于情何忍?于理何忍?中国人的克制力,对此类小事可不予理睬;但对那些一方面希图中国援手,一方面狰狞恐吓有加的大家伙,恐怕不会置若罔闻,我们祝福他们能尝到好果。

人类在经济海啸前面临着整体的心灵的救赎。往昔人类的历史,无非是玉帛变干戈,干戈化玉帛,恶德的因果在无休止的赓续着。而这次的经济风暴就更关乎着“人”和“天”的关系,不只包含着宇宙本体论,也包含着宇宙生成论。人类作为宇宙中的微小存在,它在自然合目的性的条件下生成,它和宇宙本体同在。然而当人欲超越了一定的警戒线的时候,虽然黄牌频示,人类依旧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地鼓动那难填的欲壑,这时自然的合目的性便会发言了,轻的叫局部惩罚,重的叫天怒。

大自然赋予地球的资源有限,有限度的人口本可节俭为生,安其居乐其俗,倘若地球上各不相同的族群,都能稍稍理解一下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旨时,那情况便不致发展到今天如此的不堪收拾。人欲者,非指饮食男女也,非指必须的物质需求也,指的是那违拗天意的,超前的欲望。这超前的欲望据说会在一个晚上使任何一个平民拥有汽车和洋房、有种种可有可无的消费,当借贷成为全民性的生活习惯时,其可以维持的时日,在宇宙看来真是刹那的。祖父欠下的贷款,父亲无法偿还,父亲的贷单又到了儿子的手。人们不想到明天的日子,只图当下的快乐,然而这快乐曾几何时化为了无可慰藉的悲哀。人们于是竞相购买股票,股票有它自身的法则,它的法则是绝不会使所有的人发财。浑浑噩噩的人群有着普遍的侥幸心理,原本多属小股民遭殃,今天亿万富翁们同当其祸。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忽略了实体经济的无可自拔的困厄,在虚幻中的生存似乎更容易得到精神的解脱。但是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失望,这次的金融风暴是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人,或更直接的是对普遍人性中的恶德——投机、侥幸、贪婪等的后报,从佛家的观念讲如是之果有如是之报,没

有任何别的解释。

对人类亘古以来不可救药的、挥之不去的“私欲”，西方的先哲和东方的先哲，都有过切中肯綮的提示和警告。苏格拉底曾经热烈地歌颂“善”，而他以为“善被称做自制和诚实”。而我以为，所有的“恶”则正好相反是纵欲和谎言。于是苏格拉底告诫人们：“要抵抗欲望，而不是向他们投降。”他劝导：“自制就是不受欲望的驱使，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苏格拉底希望人们学会“指向他灵魂的”思考。（以上引文均见《柏拉图全集·斐多篇》）

而在中国《四书·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真是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要回归到所得乎天的本初的光明（“明明德”）。革除陋习，勉作新人（“在亲民”。“亲”作“新”解）。而达致为人道德的至高之境（“在止于至善”）。我们知道人类物质文明的日新月异，并不意味着精神和道德的前进，某些时候甚至背道而驰。宇宙之大，横无际涯，而地球和人类之渺小，宛似沙尘。当康德以他渊博和谦卑的本性在写完他的《实践理性批判》时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着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他的敬畏是由于自感微弱，他的惊奇是因为宇宙的伟大。这不正是《老子》书中所提到的“道”和“德”吗？这不正是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所信守不渝的，反对粗猛刚厉、主张“上善若水”、提倡居卑处微、克己而利他的思维的胜果吗？

天地之间，总有那恒居不变的存在，康德讲“作为本体而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第二编·第二卷·第九节》）。霍金告诉我们，宇宙的变化以千万亿年计，这对生命有限的人类而言，大体可说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是永恒的，不假言说的大存在。人类应当思考的不仅是目下的急难，更应仰首看一看星空。

在空前的经济海啸之前，你倘不作“指向他灵魂的”思考，那么一切应时的举措，能平息灾难于一时一际，然而所得的后果往往是决海救焚，焚收溺至。人类面临着整体性的心灵的调整。是时候了——“至善”正以它不朽的光照在引路，唯一的是看你走不走。放下一切的自负、伪装，认识自身的缺陷，恶德过甚则必须改弦更张，勉作新人。而今，“霸权”竟何在？那对人类为害至钜的“霸权”，怎么不见他拯救世界的伟举？当然，这是任什么人有天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的难题，而人类可以做到的是不作岸上观，不要各人自扫门前雪，妄图以贸易保护主义等不足取的手段自渡难关。我们正应坚持朝着那“把握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坚持均衡性、渐进性、实

效性的原则”（胡锦涛《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在亚太经济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当今世界，中国古代寓言中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不会重演，全世界再不见可袖手得利的渔翁。对人类共同的难题，人们必抱同心同德的良知、风雨同舟的决心、和衷共济的善意、夙兴夜寐的努力，视地球为共同赖以生存的家园，才可能治标治本，谋求共同的生路。举措急则天下乱，而举措慢则天下灾，那么唯一可行的是科学治理、科学调整和科学发展。徒托空言无济于事，坐以待毙则必致整体倾圮。苟有“贩粟者欲岁之饥，卖药者欲人之疾”（北齐·刘昼《刘子·言苑》），此种不齿之丑行者，则天下可鸣鼓而攻（攻，批评，非攻打）。

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受尽一切的灾难和屈辱，我们更记得107年以前《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彼时中国只四亿五千万人，也就是中国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来。更有甚者，这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总合九亿八千万两，中国人就更得勒紧裤带每人交出二两银子。西方对中国的敲骨吸髓至此可谓极矣。历史一页翻过去了，中国人不会轻忘。但以直报怨，不意味着今天会出来做冤大头。中国人沫血饮泣，熬过了千难万难，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人不容易。今天我们会怀着仁人之心，关心普天下的困难，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仁至义尽”一词正可描述今日之中国。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是禽兽的或人类的社会，从前都是暴力造成霸主，现在却是仁德造成贤君。地上的狮、虎，空中的鹰、鸢，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就不是这样，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布封《布封文钞·天鹅》）

霸权式微，大同共造，是缔造太平世界的八字箴言，它从远古回响至今，微言大义，发人深思。它离我们很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第七》）在金融海啸中，人类正应澡雪精神，疏浚肺腑，从往昔的迷途走向绚烂的明天。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让我们走向众芳之所在，那儿正是炊烟袅袅的家园。

二〇〇八年岁末

选自2009年1月1日《社会科学报》

文成山水随想

李存葆

上苍造物，奇绝万象。它总能以其多样性、丰富性、不重复性，向人类展示着漫无止境的深奥与神秘。

2009年暮春，我与几位文友小游文成。文成那大多没有被人们改造过、装潢过，仍处于“第一自然”状态的风物，令我们陶醉。我敢说，造化偏爱文成，它那一处又一处的名山胜水，简直就是上苍的经典之作，得意之笔。

文成，以明代第一开国谋臣刘基（字伯温）的谥号为县名，属温州市所辖。文成多山多水多林多潭多瀑布。诡谲乖张的朱阳九峰，因曾有刘伯温的欣赏，早已被游人所熟知；而近些年才向游人开放的岩门大峡谷、龙麒源、峡谷景廊、石垟等景区，无一不以林茂、峰奇、石秀、瀑多、潭碧为世人所称道。

文成素有“百瀑县”之谓，其中最著名最荡人心魄者当属百丈漈。我们乘车沿着九盘纡出的山间公路，向县城西北方向斗折蛇行，沿途所见皆是奇峰相挽，险嶂相衔，所经之处，无山不翠，无水不碧，时有晴雪般的细瀑注入澄溪，锵然有声。这一切，既给人以“水送山迎人，一望一灿然”的亲切，又给人以“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的愉悦。

在百丈漈的入口处下得车来，我们便听到湍急的水流撞击岩石隐隐发出的声响。百丈漈由一漈、二漈、三漈之三叠瀑布组成。当地有民谣曰：“一漈百丈高，二漈百丈深，三漈百丈宽。”我们从峡谷右侧的小道向上攀援，来到三漈旁。但见瀑布如偌大的纤尘不染的白色锦缎，从岩崖上飘下，落入潭中，在巨石的分割下，小坠如喷珠溅雪，会聚则如一大片银色的冰川，涌动而下。沿着枝蒙叶罩的谷中小道拾级再登，当走得有些吃力时，二漈竟呈现在我们面前。二漈的流瀑中间有一阔大的水帘洞，瀑下则是当地百姓所说的阔可行舟、深达百丈的龙潭了。龙潭两侧，险嶂嶙峋，怪石峥嵘，嘉木摇曳生风，苔藓绿意森森，它们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丹青。沿着绝壁旁用钢板搭成

的栈道，艰难攀援，我们终于来到一瀑下的墨绿色的潭边。一瀑高达207米，为中华瀑布之冠。举目仰望，峭壁齐天，飞流直泻，如同百丈素缟裂崖；阳光之下，飞珠飘散，吞霞吐霓。当地文友告诉我，若在丰水时节，一瀑发出的声响，如同惊雷，可声传十里之外。刘伯温曾有诗赞曰：“悬崖峭壁使人惊，百斛长空抛水晶，六月不辞飞霜雪，三冬更有怒雷鸣。”

沿着一瀑旁陡峭的山间石阶，经一个小时的登攀，我们跃上了天顶湖边的步云岭。距此不远的南田山，便是刘基故里。造访刘基故里，我们终于明白了百丈瀑何以生成的缘由。

横亘闽、浙两省的巍巍洞宫山脉，广袤千里，逶迤至文成县北部时，造物主突发奇想，竟在十万大山丛中突兀起一座海拔六百余米、阔达六百余平方公里的“高山平台”。刘基故里南田山一带，更是沃野百里，平畴千顷，古称“天下第六福地”。当今之文成，虽隶属于商品意识极强的温州地区，但这里的自然环境却没有遭到损伤和破坏。刘基故里周围的村村寨寨，无不林木葱茏，森林面积远远超过耕地面积。加之农家的生活废水和垃圾，均由县、乡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得这片高旷绝尘的洞天福地，依然是清溪纵横，水抱门流。当大雨袭来、细雨洒落之后，这六百平方公里之丰土吉壤上的草草木木，在吸足喝饱后，多余的水便通过密如蛛网的小河、流溪，汇集到地势低洼的步云岭的天顶湖中。凭借步云岭下那一道又一道的悬崖，上苍便让这浩浩之水，打开了激情的闸门，这才发出了令人扼腕的一唱三叹的“三瀑”之绝响……

单个方块汉字与洋文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有着与洋文相同的语言符号的功能，更有着情感想象的空间和魅力。“瀑”字，在闽浙一带，仅为“瀑”之意。但将“瀑”字拆开，我们不难发现，老祖宗在造这个“瀑”字时，显然是在提醒后人，要对“水”这天赐玉液，进行祭拜。来文成时，冀、鲁、豫正经历着严重的干旱，看着不舍昼夜而倾泻的三瀑，我们在感官获得奢华享受的同时，更应对“水”叩拜叩拜再叩拜！

地以人显，人以地彰。倘若说百丈瀑、南田山，是因养育出了刘伯温那巨大智慧的头颅，而腾誉天下的话，那么，位于文成最西部的铜铃山之所以如同刚刚揭开面纱的美媛丽姝，紧紧攫住了游人的目光，则完全是因了它的天生丽质。

被硬阔叶原始丛林和修篁翠竹笼罩的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面积近三千公顷，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曾宣称发现过野人的神农架，一向被生物学家视做“动植物的基因库”；而铜铃山中动植物的种类之繁之多，比之神农架可在伯仲之间。铜铃山其峡谷之幽雅，其瀑、潭、池、湖、溪之清碧，